



# 地土的活復

著 赫 約 杭

# 復活的土地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



◁ 版權有 ▷

著者：杭約赫

發行人：辛白宇

印刷者：森林印刷廠

基本定價：每冊伍圓伍角

· 者 行 刊 ·

北 政 大 林 森

號五四大箱信政郵海上

# 地土的活復

著 魏 紹 猷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序

詩

常常我們捕捉理想，有時  
也爲理想捕捉，給安放進  
一個無底的夢魘里，從  
交錯的黑夜與白晝之間徘徊。

啊，漫長的日子——帶着吶喊。  
和哭泣在我們生活里濾過；  
雷那樣震動，電那樣閃爍，  
山洪那樣一齊躍出地面



一齊舉起顫慄的手，奪取「人」的

位置，充實這多年空虛的軀壳，

〇

從此，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

也可以有人。這失去了歌唱的國度，

讓我們用彩色的筆來譜寫樂曲。

告訴孩子們，這個童話的誕生——



第一章  
舵  
手

世界載着沉重的担負

二

掙扎在歷史的河流里，

向着茫茫的理想滾去．．．

通過戰爭，再通過戰爭，

一次、兩次、無數次

生命與榮譽的交替，一次

三

兩次、無數次，旗幟

飄起來，移動，變色，迎着風．．．

聽，歡呼和啜泣，號音和

鐘聲，像潮水湧過去，湧過去！

看凱旋門上的風色，它安祥的

三

接納從西邊來的，或是從東邊來的

蹄聲和吆喝。而它，建築師的

傑作，無數個在我們的道路前面

等待——等待着一羣羣、一隊隊的

担架和蒙着黑紗的勝利者，披掛

三

勳章，在掌聲里穿過。

這一批穿過

另一批又接踵奔來，似乎這是個

峯頂——人類最高的成就，爬上去

慾望在這裡獲得滿足，一個

鍍金的名字，嵌上歷史。

像秋夜的螢火，這些金屬的閃光

在人類的印象里泛起，泛起

又消失．．．

## II

一種原始的渴求，經過山

經過海，掠取「生命線」，膨脹

膨脹，從柏林、羅馬、東京．．．

朝每一個空隙，施展

貪婪的多毛的足，擴大

「生存空間」！以閃電的

速率，向巴黎、華沙、珍珠港

俄羅斯和中國廣闊的土地上進軍。

這毒菌在慕尼黑黑的溫床上

繁殖，懦怯的綏靖政策里成長，在

「敦睦邦交」的放縱下舉起

戰旗，棒喝團、蓋世太保、黑龍會

藍色師團、第五縱隊、火十字軍……

這些直立的獸，兇殘的

虎列拉，猖獗在

四五

四

歐羅巴、阿非里加、亞細亞……

五

一片片的土地，一座座的

城池，一道道的防線，焚燒着

炸裂着，崩塌着；人性被

壓縮、變形、腐蝕，給捲進

瘋狂旋轉的「軸心」，毀滅！

六

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聲音，拖過

殘酷的時間和空間，在一個

熔爐里匯合。人類開始覺醒：獻出

老年人的歎息，嬰兒的

啼笑，年青人的歌唱；一切的

七



智慧，向着一點集結，

一切的力量，向着一點

集結·從天空、從地面、從海洋

奔赴，撲滅這歷史上最大的

一次，也應該是最末的一次

火災·

吉

衆多的心願，在一個個

十字架，一個個花圈，一個個燒焦的

廢墟上發現·全人類頂着

一個命運，支撐在生與死

人與奴的邊緣·億萬雙眼睛

壹

億萬隻拳頭齊聲吶喊：

「一切爲了撲滅法西斯！」

九月，收穫的季節——

我們的種子和耕耘沒有白費，

刻滿了風雨的旌旗終於回到了

各自的領地，讓荷槍的追逐者

翹起兩個驕傲的手指，向這

沸騰的世界宣佈：

「勝利已經屬於我們！」

一片歡呼

喜悅的酒灌醉了這世界，

△

△

浪濤似的擁抱，山雀似的

跳躍，兵士們帶着

異鄉的風情回來，以久遠的

思念，叫荒蕪的土地

懷孕，瘖啞的齒輪

重新歌唱。

### 重新歌唱，歌唱

狄克推多的崩潰，人類的

勝利；掌握了勝利，却沒有

贏得和平。戰爭使

人和獸的距離拉長，拉長

又縮短。勝利的果實是野心的

〇

〇

酵母，趁一片混亂，贖武者夢想

100

以科學上的奇蹟和散佈的剩餘物資

把這受創的世界抓到爪里，將

一個合理的制度，從地球上抹去，

使人類的前進，永遠繫在

資本主義的磨線·富爾頓演詞

101

撒旦的號召，忙碌了

華爾街，騷動了一切懸掛

紅燈的國度，剛放下的武器

重新命令背上，向環繞着真理的

衛星出發：掠奪、佔領、汲取．．．110

垂下天鵝絨幕，再一次培養

「防疫地帶」，這畫着橄欖枝的  
魔鬼的搖籃，戰爭祿姆以人類的  
青血，餵養了這批新十字軍，

從西半球到東半球，掀起

二五

兩個體制的鬥爭，使中國、希臘．．．

一大塊一大塊破碎的土地，浸在  
血里，投在火里．琉璜的  
氣味和喧嘩充塞了這世界．

### III

呵，世界，這個整體的球，

二〇

將要被剖切成兩片，戰爭的

叫囂跟隨法西斯細菌在

高大的烟突與巨廈之間

蔓延。而人類，最大部份的人類

從這一次戰爭里，已經感受了

新的愛情：不再單純做個

兵士，在使用武器的時候也會

意識到自己是「人」，找尋着

方向。

多少號聲炮聲，帶走了

我們多少好兒女：一邊給

愚昧和懦怯所販賣，另一邊爲了

人類的尊嚴與延續。現在

空氣里又迴盪着「戰爭」，

一切謠言和威嚇向和平的

保衛者——勞動人類的家庭

襲擊。

一五

世界的列車，顛簸在

劇烈的痊孿里，饑餓、貧困

鎮壓不住的騷擾，如寒冬的冰雪，

一四

淹沒了「前進」的路軌，使瘋狂的

駕駛者不能迅速的將它驅向

全盤的戰爭。理智和身受的痛苦

也驚醒了人類，知道如何去

珍貴兄弟間的友誼，爲自己的

生活保持自己的天地，歷史上

那些光輝的充滿了人性的日子：

德黑蘭、雅爾達、開羅和波茨坦……

讓我們永遠記取，億萬噸力量從它

發動：「今天是人民的世紀！」  
一五

這世界的舵，執掌於人民，面前的

路，由我們依據理性來挑選，

人類不僅要生活，還需生活得

合理。



通過殘酷的時間和空間，

一五

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聲音，在一面

旗幟下凝聚，縱然還得遭遇

零零落落大大小小的戰爭，

這旗幟將帶領世界，插着

白鴿的翅翼，走向

一六

勝利——人類的理想……



第二章

葵登的海

早上，由於太少的睡眠，

帶着昨天的困惑，推開

窗子，見輕快的

小跑步，閃過

那半月汗水淋漓的臉孔，

從他顫慄的手里，接過來這個

顫慄的世界——大標題，小標題

統率着黑壓壓的一隊隊

千軍萬馬，一塊塊雄壯的陣營

和高朗的吼叫，組合了一片

錦繡。這是一種日常的

演習——不再新鮮的新聞。

透過濃重的層層迷霧，

我們震驚於這個刀光劍影的

舞台：每一次小小的殺傷，

都像自己在身受。記憶和

書本，豐富了我們今天的感觸，

使生命向前伸展，也向後延長，更

清清楚楚這閃閃爍爍的現在，

提醒你所站的基石——安全

和危難·我們不再是這個

世界的看客，每天、每小時

每一秒鐘里，那些奉獻了生命的，

都是爲了你，爲了我，爲了我們

一五

是人類；每一個倒下去的

停止流動的血液，都會在我們

心里匯合成狂瀾。

天天，我們

攤開這臃腫着謊言的報紙，

一六

埋伏在傷疤下的感情的泉流，

一次又一次的汹涌，汹涌又

靜止，讓你深深地咀嚼

現實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和喜悅，

年青的歷史悄悄地走來，把它

佔有的空間和時間，展露給

我們，化身爲一件負荷，

從這個遼闊的世界，到每人

出生的血地——像一匹牡牛，

拖着這片沉重的犁，將

僵硬的土塊翻轉，

笑開嘴，來迎候綠色。

一五

一〇〇

II

讓我們衝出這間窒息的

關鎖着噩夢和虛妄的屋子，

把文字上的騙術留在

門窗里·我們到

街上去，到街上去……

到街上去，這迴旋着熱涼

却見不着陽光的溝渠，人們

像發酵的污水，從每一扇門裏

每一個家宅的港口，冒着蒸氣

淌出，泛濫在寬闊而窄狹的

馬路上·



高大的建築物——化石了的

巨人，從所有的屋脊上升起，

三

它令你掉落帽子，燃燒起慾望，

也使人發覺自己不過是一隻

可憐的螞蟻·生命的渺小

也如同螞蟻：每天，車輪滾過去

都有捲走的生命，潮濕的

三

廊簷下，都有凍結的生命；

喧鬧的人行道上，都有

昏厥的生命，森嚴的監房里

都有失蹤的生命···但是，這是

上海——都市的花朵，人們

三

帶着各式各樣的夢想來到  
這裏，積聚起智慧和勞力，  
一座垃圾堆，現在是一座  
天堂。

我們到街上去，

三三

我們游泳在天堂的銀河里。

呵你聽，這是音樂，這是

音樂嗎？使我們的耳膜膨脹的，

使我們的呼吸壓縮的——這些

擁擠得不留一絲空隙的人潮的

三三

澎湃，馬達——那癱疾症患者的震顫，

喇叭和尖厲的銅笛的和鳴……

停住！黑色的警備車，白色的

救護車，紅色的消防車，接踵的

從你剛止住脚步如冒號的邊上擦過

二〇

劃過，飛過，咆哮着

狂暴得使每一粒灰砂都戰慄的

怪聲……這不是音樂

（也許這正是音樂）音樂却

充塞在我們所有的空間里，開足

二一

馬力，以最強音來競賽，

誘惑或者掠奪，我們是

螞蟻，也是魚，我們是浴在

音樂的河流裏的魚。你聽，你聽

那廂的花兒朵朵開

三五

你偏偏的不去採

這廂的花兒含苞放

你對對的飛過來

飛過來，飛過來！太多的

窈倫做了每家櫥窗里的

三五

金絲雀，它惹引着花花綠綠的遊客

來到它底身旁沉迷。季節的

顏色，由它的更易來轉換。你聽

你聽——

Y Y Y Y Y Y Y Y 人兒一去

云

音訊杳 Y Y Y Y Y Y Y Y

Y Y 我的心碎了

你聽，呵這又是音樂，這是

音樂？呵，這是個音樂的牢獄！

這一個音圈困住了一串耳朵，另

云

一個音圈囚禁了一陣哄笑。

逃走吧，我們從這許多許多

音圈里穿過、穿過，我們失落了

自己的聲音，但願連同自己的

聲音一齊失落了這些——音樂。

三〇

逃走吧，避開這羣饑餓淫蕩的

獸，越過去，越過這片

音樂的虐殺……

呵，音樂的虐殺！

這驚心肉跳的魔鬼的誘惑，它

三一

虐殺我們的聽覺，也虐殺了

它那兩片抹着夕陽的

嘴唇，同樣是出身在泥淖里，

却受命於一個惡毒的陰謀，吐出

自己的血絲去散佈黃色的

二六〇

迷藥，使這塊土地變成它的

領地，隨同自身的糜爛

無數個良心在蛀蝕。

唉，我的好上帝，假如你

給了我們個赤裸的心，也

二六五

給我們一個赤裸的宇宙吧。

III

這是上海——紐約、倫敦、巴黎的

姊妹·你瞧，從我們身邊

挺胸直腿的跨過去，跳躍着趕到

我們前面去的，這些黃髮碧眼的

異國人，過去曾做過這裏的

主人，我們跟着他們轉過那一段

灰砂的路，在他們底指揮棍和

黑房子里面學會了粉做

紳士，遂撤走那塊刺眼的木牌：

「中國人和狗不准入內」

今天，我們做了這裏的主人，看

見驕傲的同胞的唾沫可以隨意掛在

花枝上；而一部辛酸的歷史却

二九〇

二九〇



遺失在白癡的狂歡里，讓我們把宅  
找回來，這裏的每塊磚瓦，每根  
電桿木都會告訴你：我們的翻邊的  
褲脚和必需繫在頸項上的精緻的  
領帶的來歷——

### 我們曾經被

NO. 4

無知和偏見，在一個動物園里  
看守，一旦懦怯給讚揚成美德，  
這片荒蕪的土地便變成了  
冒險家的樂園：多少不同的  
旗幟和語言，葛里滔滔

NO. 10

奔來開墾，用他們的魔法

在過分熟悉又陌生的我們的國度里

建築，十八個省份的財富向這裏

集中——一個擁有全世界衆多的

人類做顧客的大市場·看哪

三五

這些擁擠的空曠的大廈，這些

蔽天的櫛比的洋樓，這些

貫穿雲霧的烟突，這些閃爍的

燐火樣的霓虹燈，這些帶魚似的

尾印着尾的小轎車，這些像

三〇

永不曾奉謝的嬌女郎，和撫持她們

愛情的葛籐的體面紳士···

呵，這是個頭佻的都市——紐約

倫敦、巴黎的姊妹。這也是個

永無止歇的角逐的戰場，供給

聰明人施展技倆的大賭審，

錯亂的神經在這裡組織，一切都是

商品，提高或是貶抑，它們的

身價操縱於寫字間里的

白熱的時間——聽

電流的震盪。

要掘金的來；愛

享樂的，來。感激慷慨的

房客們的周全的設計：掃清

三三

三三

道路，騰空屋子，運來最精美的

三五

貨物和銳利的武器，爲我們

安排下這許多機會和舒適的

生活——歡迎，你顯貴的豪客，

歡迎，你失意的將軍；歡迎

你掛冠的政治家；歡迎，你鄉村里的

三〇

土財主；歡迎，你勇敢的走險者，

歡迎，你追求理想和愛好新奇的

觀光者……都來，都來！這是

上海，這是個豐富的海。

這是個豐富的海，而我們

三五

是一枚針，投進海里便再找不着

自己·你聽，你聽：

不歡更何待

人生難得幾回醉

乾杯，乾杯！這是上海，我們

來吮吸這個海，也被這個嬰孩的

海吞噬。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這一分的時間屬於自己，便儘情的

盡

將它化費：來哦來哦，輕快的

爵士樂給了我們太多的靈感，有

你的青春，我的時間，舞吧

扭動你的腰身，舞吧，小貓咪

小白兔、小親親呀，不要輕易放過，

送

現在是第二個十一點四十五分。

這是上海——荒淫的海。

#### IV

海上有船帆漂來，

載來空心的夜明鏡，和

厚密的帳幔，給這片昏沉的

天地保有了最末的一刻時辰。

三

這是破壞錯誤的時間，一個

短暫的永夜·魔術師的手杖

和帽子，使我們的耕地變幻為

舞池，使我們的血流和汗滴

釀成酒漿，使人不再像

人——一羣可憐的瘋狂的廿世紀的

獸·人與人之間稀薄的友情

三

是張綳緊的笛膜：吹出美妙的

小曲，有時只剩下一支嘶啞的竹管。

三五

呵，可怖的無血的冷酷的人類底

花園呵，踏進去，你瞧：滿目的

骷髏，滿街的靈柩——一個

精神殺戮的屠場。

但他們的催眠術

三六

從未曾普遍，對飢饉和呼吸的

要求，一切巫術都不會靈驗。

自從人類的勞動被掌握於不平的

制度，從巨大的機器到精小的玩具

他們的主人已經失去了

三七



自己的身份，奉獻全部的時間，用  
含淚的微笑，無望的哀告來扮演  
可憐的猴子。

會說話的猴子，在

世界的動物園里，遠不如

一百頭狗。你看你看，這

泛濫的街河里，淤積着的是一堆堆

泥沙嗎？他們哀哀的叫呀，他們

向你伸着枯槁的手呀。有人看見

一具腐屍，啓發了一個拯救世界的

方法。眼前這許多襁褓的生靈，

不是告訴了你和我，失業與飢寒

已經把守在我們的門口，一個

亙古未有的風暴就要到來，年青的

哈利路亞、年邁的南無阿彌，都



無力施救這傾斜的倒懸的塔；

一切科學上的發見，在這裡都成爲

浪費。人民如浸在水里的坦塔拉斯

已不能忍受長久的飢渴，好心腸的

老人再不教孩子們學習寬恕，



高聳的十字架、光潤的佛珠，被

數不清的冤屈和命案淹沒了。

青蛙與蛇同生在這個園子里，但

青蛙不會永遠是青蛙，一次次的

騷動：哭泣和歌唱，歌唱和

〇〇

呼喊，已經無法分辨；

生存的慾求，從牆上到地面

一層層凝固又剝落·徒手的雜色的

隊列，向那些張開的口——吸血的

口和槍口走去，生命的旗幟

〇〇

揚起來，再揚起來，又回歸於

流血的塵土·棄市者的偶語

躲藏進心底，沸騰如

心房里的血潮·那囁嚶的瘋子

於今沉入一個更怕人的安靜：·

〇〇

呵，殘暴已經完成，它的

傑作，大地所流的血，足夠  
溺斃嗜血的尼祿了。不死的

冤魂將從新的舊的墳墓里

爬出，搖動他染血的髮絲，來向

三

殺人者索命。千萬具堆積的

屍體里，有我的弟兄，你的

子女，我們不僅是受難者的家屬

和痛苦的見證人；今天我們正站在

屠夫的刀口，整日整夜，聽着

三

蒼蠅在剛冷却的皮囊上嚶嚶的飛。

這是個什麼日子？

這是個什麼日子？

拾煤渣的野孩子知道，街頭的

縫衣婦也知道，日子走到了

■

它的邊，一陣輕微的北風

也會向你說：

快倒了：快到了！

鐵鳥哭泣着帶了自己的和旁人的

死亡飛起又跌下，二十四小時的

■

行程外，最後一次戰爭向我們襲來。



第三章

醒來的時候

I

從久遠的發霉的年代，蝙蝠

懷着無知的野心開始它黑色的

翱翔以後——勃南的森林向

丹西嫩湧來，沒有足月

便出世的人舉起了他的

劍，歷史的新頁就要揭開。

野鵝還朝那里飛呵，

摩洛哥的鼓鼓在淒涼的



喘息·看，花紙飄滿天，

四六

我們長久披我們的公僕

當作了一羣死去的主人：

印刷機變成發電機，這片

高貴的國土，人們有太多的

自由來享受珍珠和桂枝。

四六

通向「天堂」的門，不再是

窄的，它收容你：愛管閑事的學生

愛喊叫的工人，嘴巴向眼睛和

心看齊的魯莽漢···進來，

進來！墨色的囚車帶着深夜的

四六

鬼嘍，一遍又一遍的敲開每個

人的堡壘，捕捉星星的火焰，但

「我們事業中的重要一部份失敗了！」

賽斯摩斯還活在裂縫的地層下，

不愉快的震顫，使這條貪婪的蒼龍

乞靈於遠方送來的馬兒，祈禱

四十八小時的戰爭霎時爆開，

再一個意外的收獲，落進嘴里；

但這願望沒有戰勝現實，有

比基尼的山羊在為世界的安全作證。

而身旁的暴風雨越來越緊，

以猙獰的怒目，也壓不到

閃電的光芒·

呵，多少人把生命

換一道電·每一個新的黎明都是在

四七

震撼天宇的哭泣里降生·你聽

那一戶善良的人家沒有新婦的

寡婦，沒有失去父母的孤兒？

復仇的焰火在每顆

跳躍的心頭燒炙，淳樸的

四八

人民不再是一枝笛子，

舉起浸透了自己底血的手帕，

帶上惱恨的兵器，像

黎比亞的巨人在母親的土地上

向這猥鄙的雇傭人——現在

戴着不結果的王冠的馬克白，

打那美好的仗。因為沉睡的

人民已經醒來。

早已醒來，從

煤灰蔽天的烟突下面，從寒倉的

小屋子裏，從黃色的打穀場上，

走過潮濕多霧的冬季，刻骨的

憐恨由自家的宅宇里衝出，以

悲憤的勇敢，來從事

嚴肅的遊戲。

## II

讓我們歡呼吧，一個

新世界就要在人民的覺醒里

到來。太多的年老的憂患，長久

使我們不敢放縱信心，但

這已經屬於昨天，船頭上載

太陽、好卸棄了，我們是

航行在歷史的激流里。今天

不僅有漂浮的木片和枝葉

來向我們證明，這座屹立的

綠洲，不是正伸出他底臂膀

五〇

向我們招呼。

伸出他底臂膀

來擁抱我們。呵，多少年了，他

擁抱悲哀如擁抱一塊土地，

瞧他們網着皺紋的枯憊的

五一

顏面，如躑躅在

龜裂的田地里。一棵棵瘦弱的

秧苗，賴他們生命的血漿來

濡濕這片乾土，我們才有

清新的綠色好欣賞，完成

五二

這沒有勞動的收穫。

每一條田埂和溪流，都通向  
城市，這是浮華的輸血管。

我們——這羣城市之子，

歷史分配了那一份吃力的行程：

三〇

我們得捨棄昨日的驕傲，向

這些光脚的來學習重新做

人。這世界需要我們清醒，更

需要赤裸裸的呈獻我們

自己。

三一

獻出自己的勞動和生命的

不正是這些光脚的，搖撼這

沉眠的山河，保衛多難的祖國和他

自己的生命的根的，不正是

他們；現在，他們以執鋤頭的手

三〇

在捏緊從敵人那里奪取的武器，

來解放這最後一片被束縛的

土地，復活新的伊甸園。一個

僅是「地理學上的名詞」，現在敢於

站起來——它將成爲堅強的巨人。

三一

### III



聽哪，急促的脚步聲已經響到

我們的耳邊，戰爭

正進行在成熟的季節里。

失去綠色的植物，在蔘花者

最熱心的保養下也免不了它的天殤。五四

喪鐘搖擺着在報告它的存在，

誰都知道它是爲誰而鳴。

爲誰而鳴？爲誰而鳴？

你愛玩火而爲火所灼傷的將軍

現在在那里？你「六個月而

五四

統一天下」的英雄，現在在那里？

明春的種籽已充了軍糧，

人民給你們預備下的只有

墳坑了（碎裂的大地不是正

張着嘴，等待它最末一批的

五

食糧）．飛吧，鑽吧！帶着你

吮吸來的財物、另一次戰爭的夢

想，去U. S. A.、瑞士，還是香港？

飛吧，鑽吧！讓我們睜大眼睛

瞧這些無家可歸的癩狗，

五

在人民的腳尖上舞蹈——

這是結束，也是開始．

註

此稿寫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月草成付梓。原有註釋，已集近百條，因尙待補充，留未交排。詎料予與友人所辦之「詩創造」及「中國新詩」相繼被迫停刊後，十一月廿六日夜深，上海寓所突爲惡客所抄。予適因事在鄉，未蒙此難；予妻則被架走，逾廿四小時後始釋出，致一歲之乳兒，幾啼泣至昏厥；予則成爲亡命徒矣。此稿之註釋，亦遭散失。而今予居處無定，補敘不易，幸得友人F. P.之助，彙繫檢輯，共得四十三條，聊供參閱耳。

### 作者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朽水港避風居

第十一行 引自英國 W·H·奧登於一九三八年在中國寫的「戰

時作」(In Time of War) 的第十八首(卞之琳先生譯)：

他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

遭受了將軍以及蟲子的遺棄，

他在一條棉被底下把眼睛闔上

而從此消失了。他以後不會被提起

儘管這一次戰爭編進了書本：

他從沒有從腦裏丟了切要的知識；

他的笑話是陳腐的：像戰時，他沈悶；

他的名姓就永遠跟面容而遺失。

他不知道也不會挑選「善」，却教了大家，

給大家增加了意義如一個撇點：

他變泥在中國爲了叫我們的女娃

好自由自在的愛土地而不再受盡

污辱而委諸狗羣；爲了叫有山，

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可以有人。

第四一行 「生命線」——納粹的「地理政治學」中的名詞。如

日本會宣稱「滿洲」是它的大陸生命線，太平洋諸委任統治地是它的海上生命線。意即必須彼獨佔的地點。

第四五行 「生存空間」——按照納粹的地理政治學理論，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它要活，就必須生長和發展，而生長和發展必  
要有一個生存空間。這是納粹侵略別國的藉口。

第一〇五行 富爾頓演詞——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邱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的演詞，首次公開提出締結英語聯盟對抗蘇聯。

第一一一行 天鵝絨幕——蘇聯報紙評英國的世界政策時所用的名詞，針對邱吉爾的「鐵幕」一詞而作的諷刺。

第一二行 「防疫地帶」——上次大戰後反動派在蘇聯邊境所  
造成的反蘇地帶。

第一一六行 這里所指的兩個體制，即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  
體系。兩個系間的矛盾，為現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事實上  
證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並非不可能並存相處。

第二四〇行 冒號——標點符號中之「：」號。

第二五〇行 至二五三行為流行歌曲之一小段。

第二五五行 賽倫——Sens 希臘神話里的一種海妖，人首魚  
尾，善以音樂迷惑航海人，聞者如醉如癡，駛而就之，即為所  
食。

第二六〇行 至二六二行為流行歌曲之一小段。

第二九六行 從前上海某外國公園曾以中國人愛隨地吐痰為藉口  
禁止華人入內。並於園門口懸一牌子，上書「中國人與狗不准  
入內」。

第三五三行 至三五四行爲流行歌曲的一小段。

第三四六、七行 見奧登的「一九二九」一詩的第四節第一段：

*It is tim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error.*

*The chairs are being brought in from the garden,*

*The summer talk stopped on that savage coast*

*Before the storms, after the guests and birds:*

*In sanatoriums they laugh less and less.*

*Less certain of cure; and the loud madman*

*Sinks now into a more terrible calm.*

第三七八行 見郭沫若先生的「上海印象」一詩中的中間一段：

    避閑的屍，

    淫囂的肉，

    長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滿目都是骷髏，

滿街都是靈柩，

亂闖，

亂走。

我的眼淚兒流，

我的心兒作嘔。

第三八四行 見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兒子在法庭上說：「我們工人，是用勞力創造一切——從巨大的機器以至精小的玩具的主人……我們要求的是自由……」

第三九一行 十多年前，上海某大公司職工罷工，老闆曾發出如此壯語：「我們要找一百頭狗倒頗困難，要找一百個這樣的人那是太容易了。」

第二九五五行 兩千五百多年前，希馬拉亞山的一個山峽里，有個

死去的乞丐的身體在腐爛，來了個少年王子，他看見了這怕人的景象，便思忖起來，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去覓取一個自救以救人的方法。這人便是佛教的創立者——釋迦佛。

第四〇三行 坦塔拉斯——Tantalus 爲宙斯 (Zeus) 之子，因得罪諸神罰入地獄，浸身水中，水與額平，但彼口渴欲飲時，水卽下退；又頭上垂菓累累，但腹肌欲食時，果實卽上升。

第四〇八行 諺語：「青蛙要命蛇要飽」。

第四二〇行 同第三六七行註。

第四二三行 尼祿——Nero (37—68) 羅馬的暴君，曾下令焚羅馬城，火起而彈琴助樂。人民不堪其暴政，揭竿起事，遂自殺而死。

第四四四行 見莎士比亞的戲曲「馬克白」。第四幕馬克白往幽穴會女巫，第二個鬼魂告訴他：「要兇殘、勇敢、堅決，你竟

可把人類的力量付之一笑，因為沒有女人生出來的人能傷害馬克白。」第三個鬼魂告訴他：「馬克白永遠不會被征服，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森林會向西嫩移動」。第五幕，勃南的森林果然開始行動了；馬克白也為沒有足月就從他底母親的腹中墮下來的麥克德夫所殺。

第四四八行 見莎士比亞戲曲「李爾王」第二幕：「若是野鵝向那邊飛，冬天是還沒有過呢。」

第四四九行 摩洛——Moloch 為異教之火神，據猶太傳說，摩洛祭時，以小兒置於其像之手，令自墜入火爐中焚死。舊約「申命記」十二章所記「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與他們的神」，即指的摩洛。相傳祭摩洛時恆令鼓聲大作，俾父母不聞兒女之哭聲。

第四五五行 俗語：「米珠薪桂。」

第四六二行 西諺：「家宅是人的堡壘。」

第四六三行 見莎士比亞戲曲「馬克白」第三幕，馬克白命刺客暗殺班珂父子，父死子逃，刺客說：「我們事業中的重要一部份失敗了。」

第四六四行 賽斯摩斯——Seismos 職司地震之神。

第四六五行 見×××先生詩：「天高雲淡，望斷南歸雁，屈指行程二萬，不到長城非好漢。六盤山上高峯，顰頭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第四六六行 德國諺語：「送來的馬兒不要看口。」(Der Geschenke Gaml schaut man nicht ins Maul)，大意是對於贈品不可妄加批評。

第四六七行 近來時聞戰爭狂者常有如此天真的看法，以為第三次大戰如一旦爆發，可於四十八小時中結束。

第四七〇行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曾大肆宣揚原子彈的威力，並於比基尼的洋面作示威性的試驗，結果遠不及想像中的嚇人，

連比基尼的山羊尙有生還者。

第四八一行 見莎士比亞戲曲「漢姆萊特」第三幕：「你把我看成了什麼東西！你倒會作弄我；你自以為摸得到我的心竅；你想要探出我內心的秘密；你會從我的最低音試到我的最高音；可是在這枝小小的樂器之內，藏着絕妙的音樂，你却不能夠教它開腔。哼，你真以為玩弄我比玩弄一枝笛子還容易嗎？無論你把我叫作什麼樂器，我是不讓你把我玩弄的。」

第四八三行 見舊約「耶利米書」第五十章二十五節：「耶和華已經開了武庫，拿出他惱恨的兵器。」

第四八四行 安特烏斯 (Anteus) 海神坡賽東與大地之子，黎比亞之巨人，力大無敵，一與母地接觸，其力愈強，後為赫拉克勒斯拔離地面而殺之。

第四八五行 見新約「約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至十三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

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因為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羣。」

第四八六行 馬克白——見莎士比亞戲曲，爲一篡奪王位的暴君。

第四八七行 見新約「提摩太前書」第一章第十八、十九節：「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提着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

第四九三行 「自家的宅宇」——卽心也。英國密爾頓的「失樂園」中有這樣的幾行：

其以心是自家的宅宇，

它可以化地獄作天堂，

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獄。

第四五行 廚川白村在「遊戲論」一文中會寫着：「在稱爲職

業、勞動、實際生活等類的事情以上，在我們，都還有以生命力的餘裕所營的生活，和老人、成人相比較，青年和小兒就富于旺盛而潑刺的生氣，生氣怎麼富，這力的餘裕也就怎麼大。

我們想由于那餘裕，來創造比現在更自由的、更得到調和的、更美的、更好的生活的時候，就是向上，也就是有進步，不獨藝術，凡有思想生活，大概都是在這種意義上的嚴肅的遊戲。

•••（魯迅譯·收在「出了象牙之塔」里）這行詩的出處原不在此。是引自我自己在去年針對着「天字第一號」的一篇也要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的文告而寫的一首頗作「嚴肅的遊戲」的詩。此詩在「中國新詩」第一集上發表時，曾引起一些論客的辱罵，說我「歪曲了戰爭」、「根本不瞭解這個戰爭的本質」、「竟把一個歷史上的大事件，看成遊戲」，我想主要的原因是那首詩里沒有像他們一樣的掛着一連串口號標語，如

此而已。但我始終覺得這個名詞沒有用錯，而且爲了好省去許多描述，在我今天的這首詩里依然又將它寫上了，在我，覺得這個「辭」組織得很好。（在我寫那篇詩時，我還沒有發現到廚川白村的文章，後來是由一位朋友將它介紹給我的），這首詩也寫得不會比時下的那些叫費詩人的作品更壞些。這里，我率性一併錄下，求正於我底公正的讀者：

靠一桿鎗、一柄刀、一支紅纒，

將敵人的屍體在他們身旁展覽；

靠一座山坡，靠一叢樹林，

阻擋了敵人進攻，把退路也給截斷。

戰爭好像遊戲，一千次、一萬次

化整爲零，化零爲整，今天

在嚴肅的遊戲里，竟成了一支



搖撼世界，掌握命運的力量。

消滅他們！正好，你的武器武裝了他們，

你的命運也被捲進了他們的手里，發怒

咆哮，把一隊隊的生命向戰爭里投，

化成煙，化成灰，變成他們的朋友。

從面到線，從線到點，集中

集中！戰略戰術重新設計，

過去你小視他們的一點一滴，

現在也要來發動打家劫舍。

常識和歷史都能給你啓示：

在陸地上來鱗養游魚，這買賣

出發於無知，飛蛾戀火而焚於火

似乎你也有那份勇氣，準備去領受。

第五〇〇行 俗諺：「船頭上載太陽，度（渡）日而已。」

第五五行 見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中的第九節的末段（戈

寶權先生譯）：

一個資本家站在十字街口

把鼻子藏進了衣領。

旁邊有一條夾着尾巴的獼狗

縮起粗毛在那兒發抖。

這個資本家站着，正像一頭餓狗，

他不聲不響地站着，正像一個問號。

舊世界就像一頭無家可歸的狗，

夾着尾巴站在他背後。

